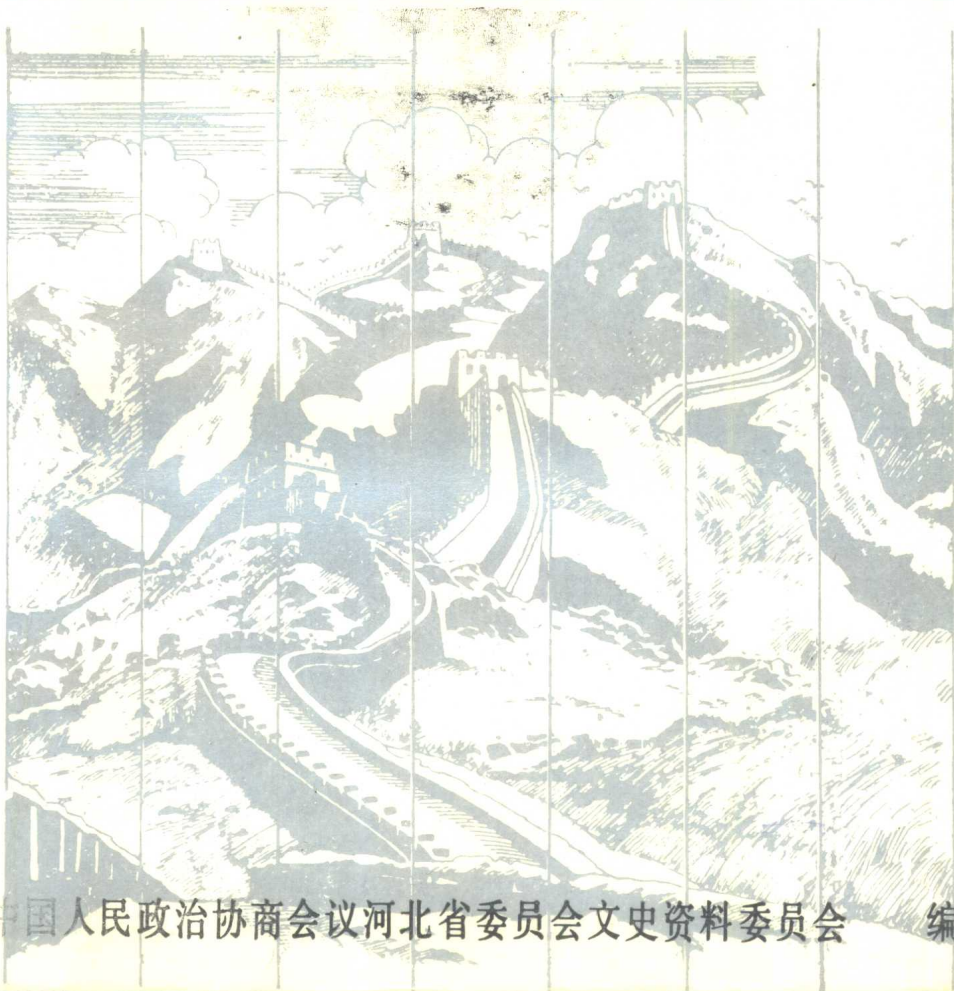


河北文史資料

一九九〇年第二期（总第三十三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河北文史资料

第三十三辑

工商经济史料专辑

政协河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政协唐山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一九九〇年五月

河 北 文 史 资 料

第三十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河北文史资料》编辑部编

季刊 大32开 河北省京剧团印刷厂印刷

河北文史书店发行（石家庄市维明街河北省政协）

国内统一刊号：CN13—1402

定价：2.50元

《河北文史资料》编辑部

总 编：李秉新

副总编：徐俊元 石玉新

本期发稿编辑：徐俊元

唐山，作为一个工业城市，在中国近代工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唐山的早期发展，始于开平煤矿的创建。当时正值清朝末年洋务运动之时，围绕煤矿的筹办，洋务派与清廷中的保守派展开了激烈地斗争。几经周折，煤矿才得以建成。

开平煤矿的创办和煤炭的大量生产，对抵制“洋煤”起了重要作用，这就引发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不满和妄图吞噬该矿的野心。英帝国主义者终于在1900年趁八国联军侵入中国之机，骗占了开平煤矿。从开平煤矿被英国人骗占，至滦州矿务公司成立，一直到开平与滦州两矿合并，成立以英国人管理为主的开滦矿务局，其间的经历充分反映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发展民族工业之艰难。从中既可以看到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欺辱，又可以看到当时中国朝政的腐败和官员的昏愤。

由于唐山采煤业的发展，带起了其他各业。铁路、水泥、陶瓷、纺织等一些大厂先后建立，组成了唐山的支柱工业，其他工商行业和服务事业也随之而兴旺起来，使唐山在20世纪初就成了中国北方少有的工业城市之一。

为了较集中地反映唐山工商业这一发展历程，我们把这本唐山工商经济史料专辑呈献给社会各界，希望给读者以启迪。其中工厂的管理经验、商店的经营之道，对今天的工商界也有借鉴意义。

1990年5月

目 录

开滦煤矿的历史沿革.....	开滦矿史办公室 (1)
启新洋灰公司历史概述.....	姜友昆 (12)
我是如何管理启新水泥厂的.....	周叔弢 (30)
启新水泥厂管理体制与办事规程的调查	何正义 (34)
唐山华新纺织厂的历史变迁	华新纺织厂厂史办公室 (54)
旧华新纺织厂的艺徒制	华新纺织厂厂史办公室 (61)
唐山陶瓷生产的回顾	唐山陶瓷公司唐瓷史编辑组 (65)
唐胥铁路修筑经过	唐山机车车辆工厂厂史征集小组 (77)
解放前的大兴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宝莹 (82)
崎岖的道路 光明的归宿 ——唐山市私营机器铁工业发展简史	唐山市工商联 (87)
宝顺德五金行发展始末.....	唐山市工商联 民建 (94)
解放前的唐山瑞生成绸布庄	唐山市工商联 民建 (100)

记唐山饭业同业公会.....	唐山市工商联 (105)
公私合营前的鸿宴饭庄.....	唐山市工商联 (108)
记丰润瑞祥车行.....	张国才 (113)
兴旺发达的胥各庄货栈业	朱继经 (118)
滦县的采石业	唐向荣 (124)

踏遍青山人未老

——记孙越崎先生的事迹..... 沈嘉元 邹文靖 (133)

昔日乐亭人经商发迹的历史

..... 葛辛垦 王占云 (149)

“商界泰斗”武百祥..... 葛辛垦 (158)

工程技术界的楷模唐仲谦

..... 唐山机车车辆工厂史志办公室 (169)

水泥专家——王涛

姜友昆 (181)

詹天佑建滦河铁桥.....

燕南子 (188)

建筑企业家董振邦

董宝莹 (190)

德国人昆德与启新瓷厂.....

李连枝 (197)

开滦煤矿的历史沿革

开滦矿史办公室

民间采矿 开平建井

开滦煤矿位于河北省唐山市的开平煤田上。开平煤田究竟什么时候被发现和开始采煤，还有待进一步考证。根据《滦县志》记载：“史无采煤明文，自有明始采矿悬为厉禁，恐泄山川之五气”。永乐年以后（1403—1424年），“旋禁旋开”。“万历二十四年又分命中官（太监）四出开矿，复无矿学知识，往往谬指良田美宅下有矿脉，以肆敲诈，而俟贿迁……”。开平煤窑经过中官干扰之后，不久又恢复发展起来。清代钞档记载，乾隆五年（1740年），滦州“向有煤窑三座，系民间自行开采。”光绪八年（1882年）杨嘉善在奏疏中说：“开平东北方缸窑，马子（家）沟，陈家岭、风山、白云山、古冶等处，目睹民间开煤者二十余处。”这些证明开平一带在开平矿务局成立以前，土法采煤早已开始。

洋务运动后期，清政府及其官僚集团，为适应各种官办企业对煤炭的需求，感到旧式煤窑远远不能适应这种需要。直隶总督李鸿章，于1876年命招商局总办唐廷枢勘察开平煤铁情形。1877年拟订了招股章程十二条，集资80万两白银，确定官督商办，采用西法采煤。1878年6月20日经李鸿章批准，设局开办，定名为“开平矿务局”，唐廷枢任该局总办。他对开平矿务局的创建起了重要作用。设局的当年9月16日唐廷枢协同洋矿师巴尔带

领机司匠工，选在唐山乔屯西南部打钻探煤，钻得煤槽 6 层，开始确定井位，开凿一、二号井，建立了唐山矿，1881 年建成并出煤。为了便利运输，1881 年 3 月矿务局挖掘了由胥各庄至芦台长 70 华里的运煤河，同时修筑了唐山矿厂至胥各庄 16.4 华里长的铁路，被称之为我国第一条铁路，又制造了一台土机车被称之为“中国火箭”。从此，使煤炭通过火车与驳船运输，销于天津。1884 年铁路由胥各庄修至塘沽，由开平铁路公司接收，1887 年由中国铁路公司接收。1888 年铁路通到天津。1890 年铁路从唐山往东延至古冶，新建的林西矿与之接轨。1887 年冬开办林西矿，开凿了三、四号井，1889 年正式出煤。1896 年开办西山矿（西北井），1899 年出煤。1899 年 8 月开始修筑秦皇岛不冻港码头。先后建立了天津河东、河西两个煤厂，塘沽、烟台、牛庄、上海、广州等八个码头，除租用轮船外，还自备轮船 6 艘。并在外埠设售煤处、办事处，办理销售、运输业务。在新河占地 8 万亩兴建了林场。此外，还有承平、永平银矿、建平金矿、启新洋灰厂、津唐铁路等部分股份。总之，由于开平矿务局的税率低，销路畅，生产蒸蒸日上，年产从 1882 年的 38383 吨，很快增加到 1899 年的 80 多万吨。从建矿到 1899 年的 22 年中，共生产煤炭 6316420 吨。1888 年，开始发放股息和分红，仅 1889—1899 年的 11 年当中，盈利累计达白银 924 万多两，相当于当时股本 154 万两的 6 倍，利润率是相当高的，可谓当时新式煤矿中唯一成功的煤矿企业。

威逼利诱 英人骗占

1892 年 10 月开平矿务局总办唐廷枢病故，江苏候补道张翼接替了唐的职务。张不学无术，靠自己有权有势，结交了不少官僚政客。早在天津海关税局工作的德国人德璀琳，就很受张的赏

识，成为张的顾问。1898年张翼升为直隶、热河两省矿务督办后，1899年英国墨林公司将美籍工程师胡佛（以后任美国第31届总统）派到中国，张又聘请他担任矿务局技术顾问。实际胡佛是一个披着“矿师”外衣，而专门为其英国主子墨林盗取开平资源、生产、经营管理情报的密探。他们为了把开平矿务局变成一个中外合资的公司，千方百计刺探了大量的经济、技术情报，为掠取开平矿务局积极进行准备。1900年胡佛在向他的主子墨林写的《开平煤矿的调查报告》结论中说：“这项产业肯定值得投资一百万英镑，这个企业绝不是一种投机事业，而是一个会产生非常高的盈利的实业企业。”一语道破他们对开平矿务局觊觎已久，蓄谋侵占的野心。

十九世纪末，我国北方爆发了义和团运动。1900年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组成侵华“联军”，出兵镇压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入天津和唐山，开平煤矿被侵占。张翼惧怕并仇视革命，投靠外国人，以求保护。他和他的亲朋、僚客们到天津英租界去避难，被侵华英军发现。英军以张翼给义和团传信联络的罪名，于6月22日把张翼逮捕，拘禁于太古洋行。次日德璀琳就前往探视，用保护矿区不遭受损失等谎言，要挟并骗取了张翼给他全权管理开平矿务局代理总办的授权书。当天晚上张翼即获得自由，29日被释放。德璀琳拿到授权书后，如获至宝，暗中与胡佛积极策划。就凭张翼私人给他的一纸授权书，竟由德国人德璀琳代表开平矿务局，由美国人胡佛代表英国墨林公司，于1900年7月30日私自签订了“卖约”。就这样，把中国人自己创建并经营20多年颇有成效的开平矿务局的一切产业和权益，完全“卖给”墨林。墨林从胡佛手中得到“卖约”后，立即找到国际财团为靠山，又转手卖给了“东方辛迪加”。随后他们又找欧洲财团“东方国际公司”的经理，比利时国资本家蔡斯，在他们密谋下，于1900年底组成“开平矿务有限公司”，并在英

国注册，承接了开平矿务局的一切财产和权益。

开平矿务有限公司宣告成立后，他们急于按着“卖约”接收开平产权，就非常需要有张翼的签字，于是胡佛与德瑾琳又密谋草拟了一份“移交约”，一方面使盗卖活动达到合法化，另一方面为了骗取更多的权益。“移交约”竟将“卖约”规定外的“直隶省开平煤田所有之地亩、煤矿、煤槽”，与开平“煤矿、煤槽、地脉相连之煤矿、煤槽及矿质皆在其内。”张翼拒绝了在“移交约”上签字，因为他害怕承担出卖矿产的责任，不好向清政府和股东们交待，或遭到指控，但又想趁机多捞些油水。帝国主义分子意识到僵局的严重性，首先给张翼施加压力，进行威逼，声言如果张不签字，英、美、比国公使就要出来对付他，设法把张翼搞垮，否则，就让外国军队重新占据唐山；然后，又对张翼进行拉拢利诱，答应张可在新公司继续当驻华督办，从新公司拿出5万股，作为给张翼和德瑾琳的私人酬劳，还拿出20万两银子给张，作为贿赂和收买有关方面的活动费。张见有利可图就达成了协议。1901年2月19日张与胡佛在“移交约”和“副约”上都签了字。实际上张翼等于承认了德瑾琳与胡佛私自签订的“卖约”。这项肮脏的交易，双方都达到了他们各自的目的。

同时，他们把开平矿务局的所有资产定为100万英镑，划为100万股，作为新股，印制了新股票，然后用新股票25股兑换价值100两银子的老股票。胡佛还美其名曰，旧股每股百两，换给新股票25股，按当时的汇兑率计算，合白银227两，这叫“加价过半”的代价，作为移交产业和权益的完全赔偿。这真是欺人之谈！开平矿务局的老股本虽为白银154万多两，但经过20多年的艰苦经营，盈利并未完全分给股东，资产实际早已比原来的股本扩大到数倍，何止“加价过半”的所谓赔偿呢？事实上，他们只用了375000股的空头新股票，就把整个开平矿务局的全部财产，以虚股代替实股的手段，平白窃为己有。

滦矿兴建 又遭兼并

开平矿务局被张翼盗卖，事隔半年之久，才于1901年6月谎报清政府，说开平煤矿在义和团事件中，为了寻求保护，不得已增添了洋股，改为中外合办公司。但被帝国主义霸占的真象，终因“龙旗事件”而被揭露。原来，唐山矿悬挂中国和英国国旗，1902年11月17日与英旗并悬的中国龙旗被英帝强行降下。此事反映到外务部后，引起了北洋大臣袁世凯的注意，经查询始知该矿已被张翼私自出卖给英人。袁世凯为此自1903年3月至翌年3月，三次上书参奏张翼。清廷御批“责成张翼赶紧设法收回，如有迟误，惟该侍郎是问”。1903年张翼被革职，并被迫在英国伦敦起诉。但在起诉中张不敢提出收回开平，只要求英人履行“副约”，还天真的认为“副约”规定让他当新公司的驻华督办，只要当上督办什么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英国伦敦高等法院一方面判决张翼“胜诉”，承认“副约”对被告人有约束力，一方面又说因产业在中国，英法院“不能直接命令履行这个合同”。实际上控告毫无实效。

控告墨林未成，袁世凯另寻途径，于1906命长芦盐运使周学熙在开平煤田创办滦州矿务局，名义上是为了官方需要煤炭而开设，实质上是为了抵制开平公司，另方面也可借此一举增强北洋派系的经济实力。袁利用他的势力，为滦州矿务局的创办取得特权，首先从清廷取得了广大矿区范围，比当时的《矿务章程》规定的30方里超出10倍，以此形成对开平公司的唐山、林西两矿的包围；还设立了滦州矿地公司，垄断了矿区附近的全部土地。其次，拨付巨款50万两白银以应急需，占初招股本200万两的1/4。第三，在机器设备上接收了前磁州煤矿的全部设备。第四，在核收报效税银方面给予优惠，每吨减收6/10，免交矿照

费。第五，在销售方面，令天津机械局、轮船招商局、京奉铁路局等与滦矿订立长年购煤合同。1907年6月23日在天津玉皇阁设立了“滦州矿务局”，名为“北洋滦州官矿有限公司”，以后改名为“滦州矿务股份有限公司”，命周学熙为总理。总局以下设马家沟、赵各庄两矿。由天津官银号代拟招商集股章程。

为了生存与竞争，滦州矿务局于1907年10月14日首先采取土法，由贾成玺主持开办了陈家岭土煤井，1908年4月开始出煤。1908年7月19日马家沟开始建一、二号井，1910年4月13日正式出煤。1908年冬开办了赵各庄矿，1909年2月14日开办一、二、三号井，到1910年1月14日正式出煤。1908年10月5日和1909年2月13日还先后使用土法建立了桃园和印子沟两个副井，附属于马家沟矿。

滦州矿务局的成立，在开平煤田上形成开平与滦矿的对立，造成滦矿对开平的严重威胁。所以，滦州煤矿一成立，开平公司就千方百计的进行阻挠与破坏，扬言说滦州矿务局侵占了开平矿务局的采矿权，阻挠滦州打钻建井，并通过英使馆提出抗议，给滦州矿务局施加压力，想把滦州矿务局这个新生的煤矿扼杀在摇篮里。接着又实行了地销煤削价与滦矿竞争。滦矿在对方的压力下，也不得不压低煤价进行对抗。由于开平矿务有限公司矿老、资本雄厚、管理稳固，又有强大的运销系统等优势，限制了滦煤的外销外运。相对的滦州则刚建矿，规模小，底子薄，困难重重，在竞争中财政困窘，损失惨重。结果被迫请求和解，暂停竞争。开平矿务局则拒绝考虑暂时的和解，要求立刻订立最后协议，目标是合并开平与滦州两个公司，组织一个新的英国公司。同时，进一步削减煤价，迫使滦矿就范。

在双方谈判期间，辛亥革命爆发。革命风暴迅速遍及全国，清政府的这座封建大厦，行将倒塌。开平英人深深懂得，各国革命政府成立的初期，政治上必然极力创新，对过去遗留的不合理事件，必然极力加以矫正。像开平矿务有限公司这样未经清

政府批准，只是用欺骗手段，就获得莫大盈利的煤矿，无论哪个革命政府，都是不能容忍的。因此，开平英人深感风雨飘摇，苦无补救良策。同时，滦州煤矿也对辛亥革命惴惴不安，极力寻求外人保护。因此，双方的谈判急转直下，急急忙忙地在宣统皇帝退位半个月以前（1912年1月27日）双方就签订了开滦矿务局联合办理的草合同，实行了营业上的联合，在天津设立开滦矿务总局。这就是“开滦矿务总局”的由来。

当时双方的营业联合是在开强滦弱的基础上实行的。因此，矿务局的管理大权，完全落到英人手中。合同规定双方产权仍为各自所有，在英国伦敦和中国天津各自设立董事部，由两个董事部各派三名代表，组成总局“议事部”，所有重大问题都必须经过议事部决议后执行。所议事项如有意见不能一致，规定由发放债券多的一方中增加一表决权。当时发行债券多的一方是英人，这就是说英方的三个议董，可以代表四票，始终占多数。在总局的组织机构和重要人员任职上，从总理、协理、帮办、坐办、总理秘书以及后来的总经理、副总经理、总矿师、矿区主管等重要部门的重要职务，都由英、比人担任，把中国人都安置在被其管辖的从属地位。在盈利分配上规定盈利在30万镑以内，按开六滦四分配，30万镑以上才有权平均分配。这些充分说明，滦矿与开平名义上是“联合营业”，实质上滦矿已遭到开平公司的兼并。

滦矿为什么接受这样的联合？除了英人采取政治、经济上威逼手段外，滦矿主要当权者“先利后权”（实质上是谋私利卖矿权）的指导思想，也是这种联合的又一原因。当时滦矿股本和公积金总共折合英金不过50万镑，联合后股本升价为100万镑，与开平对等。滦矿还取得开平公司为之代募的150万两债券，摆脱了负债的困境。联合后还能按规定获得稳妥的盈利。英人的这种“重价收买”政策，对滦矿是一个很大的诱惑。而决策这种联合的则是窃国大盗袁世凯。

袁世凯当初是“以滦收开”的倡议者，这次却扮演了“以开收滦”的支持者，于1912年6月他亲自批准了开平与滦州联合办理的正式合同，出卖了滦矿。原因就在于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东山再起，完全是靠帝国主义的庇护和扶植。这时他向其主子献媚，犹恐不及，哪里还敢因为一个滦州公司而得罪英人，牺牲了他们的窃国大业呢？再加上当时开平公司的英人，善于迎合袁的私利，任了他的长子袁克定当开滦矿务总局的矿务督办，真可谓投桃报李，各随所愿，配合默契。由于有了这么一个督办，滦州与开平合并后，彻底买办化了，凡事都得到当时政府的支持。营业结果也巩固了英人在开滦的统治地位。从此，开滦的营业，日益发展，开滦工人阶级血汗换来的白银，大量流向英国伦敦，进入帝国主义的腰包。

开滦营业联合第8年，1920年2月6日西北井（西山矿）因透水事故，于1920年4月6日被关闭。

开滦营业联合第12年，1924年正式建成了唐家庄矿。

1936年1月9日，开滦资本家为了追求高额利润，强行关闭了马家沟矿。

弃逃前夕 彻底出卖

开、滦两矿联合办理合同第十七条规定：“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十年后滦矿公司应有权可将开平公司之全产，由两矿商定公道价值购回”。到1922年，正是“联合”的第十年，社会舆论纷纷，要求滦矿收回开平，这本是国人维持国家主权的正义要求。但滦州公司的股东们，长期以来，尝到了不劳而获、坐地分肥的甜头，根本没有收开之意。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虽在1926年设立了“筹备收回开平矿产事务处”，但只不过是用来掩人目目的虚设机构罢了。

开滦矿务总局从工人身上榨取的利润是很高的。自1912年至1932年，获利高达1.6亿元（帐面数字）。这样的高额利润，早为新军阀国民党所垂涎，他们开始在开滦身上打主意，伺机染指分肥。1931年国民党政府颁发了《矿业法规》，以整理矿务为名，要求开、滦两矿设定矿权，领取矿照，并缴纳积欠的矿区税。开滦英人拒不遵办，国民党实业部一再催交。此时，国民党政府已决心放弃华北。实业部长陈公博急于在日本人到来之前捞取一笔现金。开滦英国资本家也急于抢在日本开始行动前，在开滦取得“合法”权利。英人总理那森爱德与华人协理顾震曾去南京国民党政府进行磋商，议妥只要开滦以“预付税款”的名义，缴纳100万元税款，即可发给开滦矿照，承认开滦的采矿权。滦矿资方乘机提出了修改合同，要求与开平公司“同享产业、平分利润、平担管理权”。这个要求遭到开平公司拒绝，于是滦矿就派与国民党有密切关系的顾震与实业部单独交涉，向实业部预付矿区税50万元，当即发给滦矿矿照。在实业部和滦矿的压力下。英人那森爱德经顾震从中周旋，双方达成“将现时之开滦矿务局组织修改，使两公司之矿权及一切利益、资产及管理上之责任权限，悉归平等”，“两公司愿将各自之全部矿区，移交开滦矿务局应用享受”之协议，于1934年8月10日签订开滦补充修正合同，呈报了实业部，开平公司也交付矿区税50万元，陈公博立即给予批准。1935年11月29日实业部向开、滦两公司颁发了“采矿执照”。这样，自1900年英人掠取开平煤矿以来，一直悬而未决的矿权问题，从此得到了中国官方的正式承认。英人为此欣喜若狂，在开平公司董事长特纳致那森爱德的信中说：“所有权的问题得以这样解决，实在幸运极了，过去一直潜伏着的一切不定因素，从此可以一扫而光”。

中国创办最早和卓有成效的大型煤矿，就这样被国民党政府廉价拍卖，彻底断送给英帝国主义。

日寇侵占 蒋帮奉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武装侵入我国华北地区，开滦矿区沦陷。开始，开滦煤矿管理大权仍在英人手中。这是因为日本人当时缺乏必要的人力物力，又急需开滦为其提供煤炭战略物资，才不得不暂时保持开滦的原有机构，使开滦表面上维持独立经营的形式。但实际上开滦煤的产、销已纳入了日本战时经济轨道，在利益均沾的基础上，暂时处于互利互存状态。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日两国交战，这种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于1941年12月2日，日本对开滦宣布了军事管理，改名为“日本军管理开滦矿务局”，派白川一雄为开滦最高监督官，把持了开滦煤矿的大权。白川一雄上台后，曾多次召集当时英人总理那森爱德等主要人员，进行磋商，除使用威胁手段外，还不惜重金进行拉拢、利诱，继续让他们负责管理开滦企业。但因英日公开宣战，那森爱德未允，磋商告吹。日本人就把当时开滦的这些人员，统统送到山东集中营。以后开滦在日本人的把持下，进行了改组，开滦上层以及各部、局的重要职务，全部换上日本人，中国人仍处于被其奴役仆从地位。在日寇的统治压迫下，实行了掠夺式的采煤方法，职工生产、生活更加悲惨。3年零9个月的时间，日本就掠夺了开滦煤炭2260多万吨，年产最高达到660多万吨，是旧开滦历史上最高水平。

1945年8月15日，中国人民终于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时，国民党政府经济部战时生产局和冀热察绥特派员办公处，派王翼臣为接收开滦的特派员，朱玉仑、王崇植为接收委员，于1945年11月19日宣布接收开滦。但只隔一夜，于次日又拱手奉献给刚从潍县集中营释放出来的英国人办理，让开滦为他们提供发动内战的煤炭战略物资，使英人得以第二次统